

山东省图书馆藏《四库全书》进呈本考略

唐桂艳

山东省图书馆创建于宣统元年(1909),至今近百年,经过几代人的辛勤搜罗,古籍藏量达七十五万册,其中不乏世所罕见之善本。以清代最伟大的文化工程——纂修《四库全书》为例,当时的进呈本有一万数千部,但现在存世数量大致仅有几百部,为数甚少,因此每一部保存下来的《四库》进呈本都极为珍贵。检核馆藏,发现有《四库》进呈本十三种,其中底本六种,现一一考述如下。

周易辨录四卷, (明)杨爵撰,清乾隆抄本。四册。九行二十一字,红格。版口上印有“周易辨录”。书衣有戳记:“乾隆三十□年□月山东巡抚徐绩送到周易辨录壹部,计书肆本。”首页有“翰林院印”,又有“南涧居士”、“李文藻印”、“李生”、“辛巳进士”、“竹西书屋”、“济南周氏藉书园印”、“林汲山房藏书”等印,盖为李文藻藏书,后赠与友人周永年。周永年藉书园藏弃甚富,四库馆开,一部分以个人名义进呈,一部分经山东巡抚进呈,此则经山东巡抚进呈者。前有李文藻题记:“《周易辨录》四卷,著录于朱氏《经义考》,盖杨伯修先生系狱八年中所著也。此本有杨梦山太宰序及永嘉金彩跋,乃濮州南方伯泮源钞本,予适客濮,于他家购得之,而识其概如此。乾隆丙戌六月初七日文藻记。”乾隆丙戌为三十一年,此书进呈之日距购书之日不过六七年的时间,此间,李文藻对此书作了圈点、校正,大大增加了它的学术含量。《四库采进书目》著录进呈此书者有山东、两江、吴玉墀家,共三部,而山东省馆所藏此本最终被选作《四库》底本,与两位藏书家的学术慧眼不无关系。况此书经李文藻校正,校正处多被四库馆臣所采用,如“乾上乾下”第六页“所为仁以己己任,死而后已”,改为“所为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兑下坤上”第四页“既忧之,则改迁”,改为“既忧之,则改过迁。”等等。由此看来,此书能成为《四库》底本,盖因李氏的校勘精审。

尚书古文疏证八卷, (清)阎若璩撰。**朱子古文书疑一卷**, (清)阎咏辑。清乾隆十年(1765)眷西堂刻本。八册。其中卷三仅存目录,正文未刻。十一行二

十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下镌“眷西堂”。卷端题:“平阴朱续皞近堂梓。”书衣有戳记:“乾隆三十□年□月山东巡抚徐绩送到(按:下空一行),计书□本”(按:□为空白未填)。内封有“总办处阅定,拟抄录”朱记两处,“臣昫臣锡熊恭阅”印鉴一方,又有墨笔书“四书古文疏证”(按:“四”应为“尚”,系笔误)、“重本。”《四库采进书目》中《山东巡抚第二次呈进书目》著录,《浙江省第十二次呈送书目》也有著录,可见当时的山东、浙江同时进呈,共二部,但《四库全书总目》注明的却是“内府藏本”。查《四库采进书目》中的《武英殿第一次书目》、《武英殿第二次书目》,均无《尚书古文疏证》,可见,所谓“内府藏本”值得商榷。依两处朱记“总办处阅定,拟抄录”,及总纂官纪昫、陆锡熊阅定之章,似可断定山东馆藏此本即为《四库》底本。《四库全书总目》此条应改为“山东巡抚采进本”。此书更可宝贵的是,除了首页有“翰林院印”外,触目皆是藏书印鉴,现逐录如下。《尚书古文疏证序》下有“安城任亮侪氏藏书”、“周永年印”、“书昌一字书愚”;《尚书古文疏证较阅姓氏》下有“徂徕山学”、“借书园印”;《尚书古文疏证目录》下有“周氏珍藏”、“子元一字滋园”、“臣锡璋印”、“樊廷英印”;卷一目录下有“旧书不厌百回读”、“传之其人”、“林汲山房藏书”;卷二、四目录下有“古意”、“传之其人”、“林汲山房藏书”;卷五目录下有“惜阴轩”;卷六上目录下有“一砚梨花雨”、“传之其人”、“林汲山房藏书”;卷六下目录下有“野人事业在林泉”、“传之其人”、“林汲山房藏书”;卷七目录下有“耽野趣长”、“传之其人”、“林汲山房藏书”;卷八目录下有“书昌”、“周永年印”、“林汲山房藏书”;书末有“周永年印”、“林汲山人”。琳琅满目的印鉴,透露了周永年对此书的珍爱。当年周永年在四库馆任纂修兼分校,其家借书园藏书多经山东巡抚进呈,此亦其一。历经二百余年,以上两种《四库》底本,辗转归于故乡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殊不负周氏昔年创建公共图书馆——“借书园”之苦心。

三国史辨误一卷(按:原书,《四库全书》作《三国史辨误》,《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作《三国志辨误》),(宋)佚名撰,清抄本。一册。十二行二十五字,白口,左右双边,中有行格,每页中皆有衬纸。书衣戳记佚去,首页有“翰林院印”、“愚泉藏书印”印记(图见封二)。《四库采进书目》中《两淮盐政李续呈送书目》著录有“《三国志辨误》一卷,宋人,一本。”只此一部。又据《四库全书总目》,所用确为“两淮盐政采进本”,可知此帙系《四库》底本。内封有墨笔批注的抄录格式。首行书“钦定”二字,第二行首字为“○”(意即空一字),下接“三国史辨误”,第三行空,下写“空一行”,第四行以“○○”起,下接“魏武纪”,第五行顶头书“正文”。查文渊阁《四库全书》,确照此格式书写。此书留下的这种书写格式,为我们研究《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提供了材料。书后又有墨笔书:“《三国志辨误》一本,将红格十六页交誊录王袞,照面页所开款式誊就,样本于初二日缴。二月廿八日。”跋末有朱记

“发”。这是书籍经总纂官阅后进入誊抄程序的标志。

保越录一卷，清初抄本。一册。九行二十一字，无格。通篇有朱笔圈点。书衣有戳记：“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吴玉墀家藏保越录壹部，计书壹本。”首页有“翰林院印”。《四库采进书目》中《浙江省第四次吴玉墀家呈送书目》著录，《两淮盐政李续呈送书目》也有著录，但《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收《保越录》为“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可证此本为《四库》底本。书前有瘠公手识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保越录》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记元顺帝至正十九年明胡大海攻绍兴，张士诚将吕珍据守事。所记胡大海纵兵淫掠及发宋陵墓诸恶迹，《明史》皆未书。张正蒙妻韩氏女池奴及冯道二妻抗节事，《明史·列女传》亦未载，存之可补史缺也。此册壬戌冬得之武昌。瘠公手识。”瘠公，不知何许人也。书中又有“瓶花斋”、“吴焯”、“祥府周星誉字彦称印信长寿”、“阮鬲堂周氏藏书印”等印记。由印记可以看出，此书原为吴氏所藏，进呈后，放在翰林院，后被周星誉所得。星誉尝在翰林院供职，书之来历似有疑问。

胡澹庵先生文集六卷附传一卷，（宋）胡铨撰，清乾隆抄本。五册。九行二十十字，无格。书衣有戳记：“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两淮盐政李质颖送到马裕家藏胡铨澹庵集壹部，计书壹本。”所记册数与今传本不符，盖因后来改装所致。目录页有“翰林院印”。又有“光熙之印”、“裕如祕笈”、“光熙所藏”、“齐鲁大学图书馆藏书”等印记。与下文的《祭器乐器记》一书印记相同，盖同为一人所藏，后入齐鲁大学图书馆，最终归山东省图书馆。《四库采进书目》著录“胡澹庵文集六卷”，《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中有之，而《两淮商人马裕家呈送书目》中反无。查《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为“两淮马裕家藏本”，与原本戳记一致。不知是《四库采进书目》在《两淮商人马裕家呈送书目》中漏收，还是将其误入鲍士恭家。此书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当为《四库》底本。书中有墨笔批改十六处，如《胡澹庵先生本传》原放在序后，书眉上粘有墨笔浮签：“此传似宜削去”。查文渊阁《四库全书》，此传被移入《附录》。卷一《御试策一道有题》上有墨笔浮签：“有题二字当在旁”。文渊阁《四库全书》，“有题”二字被去掉。卷一第十九页“揆乱反正之道也”上有浮签：“五行‘揆’疑当作‘拨’。”（图见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已改为拨。同页“故去天子以重其讥”上有浮签：“九行‘天子’当作‘天字’。”文渊阁《四库全书》已改为天字。也有未据浮签改的，如卷一第十页“刑赏不必行，小人不尽除，纲纪不胜张”上有浮签：“四行‘胜张’疑当作‘甚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未改。“臣子出位犯分之戒，自符离之败以弃”上有浮签：“二行‘以弃’疑作‘已弃’。”文渊阁《四库全书》未改。书中还有许多浮签被撕掉的痕迹。《四库全书》的编纂，自徵书到最后誊写，都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其中的浮签、夹签及批语，

是四库馆臣校阅底本的重要方式。底本选定,先由分校官校勘,校出的错讹字句或其他意见书于签上,贴在卷中,或直接书于书眉,呈纂修官审阅。纂修官同意的,即可用朱笔径改原文,不从就不改动。然后再送总纂官复审。纂修的意见,总纂仍可驳复,而用分校意见,最后誊抄。以此看来,本书的墨笔批校应系分校官所为。

容春堂前集二十卷后集十四卷续集十八卷别集九卷, (明)邵宝撰,明正德刻雍正十年(1732)华希閤剑光阁重修本。十二册。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书衣戳记佚去。首页有“翰林院印”。还有“赵氏模鬯阁收藏图籍书画印”、“孝陆”印记。山东省图书馆此书得自安邱赵孝陆模鬯阁,1946年,赵氏后人将其所藏善本686种捐赠山东省图书馆,此书在内。在点收目录中,著录为“明版,白棉纸,有明翰林院大印”,版本鉴定正确,将“翰林院印”误为明,是错误的。《四库采进书目》中《浙江省第四次汪汝璥家呈送书目》有著录,为二十本。《安徽省呈送书目》中也有一部,为十六本。查《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收的是“浙江汪汝璥家藏本”。此本通篇墨笔批校改正,完全符合《四库全书》的誊录程序,虽无戳记,但可断定,此书就是被采用的汪汝璥本,即《四库》底本。证据有三:一是核查全书,关于书写格式的签条近百条,说明此本是据以抄写的底本。二是原书墨笔校改处,《四库全书》大多据以改正,如《续集》卷十二《邑令畅侯考绩诗序》有“当官有二事”,上有浮签曰:“当官有二事,‘二’字应作‘三’字,今改。”查《四库全书》,确实据以改正。三是有分校官、复校官多处签条。如《前集》有“分校□必昌”朱记一处,“分校金兆燕”朱记一处,《续集》有“杨世纶”朱记九处,“分校汪镛”朱记二处,“分校李荃”朱记六处。通篇还有“复校康仪钧”朱记十八处。可见,此书经分校、复校双重审核,系《四库》底本无疑。

以上为《四库》底本6种。

祭器乐器记不分卷,不著撰人,清抄本。四册。九行二十二字,无格。书衣有戳记:“乾隆三十八年五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黄登贤交出家藏祭器乐器记壹部,计书壹本。”首页有“翰林院印”一方。又有“北平黄氏万卷楼图书”、“光绪藏书”、“光绪之印”、“裕如祕笈”、“光绪所藏”、“齐鲁大学图书馆藏书”等印记。《四库采进书目》中《都察院副御使黄交出书目》有“祭器乐器一本”。查《四库全书总目》,未收此书。查禁毁书目,亦非禁书,则此书虽为《四库》进呈本,但不知何故,未被收入《四库全书》。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八卷,题(宋)李焘撰,清抄本。四册。十一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有朱笔圈点、校正。卷末有朱笔题识一行:“乾隆辛卯九月二十三日歙西鲍氏知不足斋收藏。”盖此书为鲍廷博藏并批校。书衣有戳记:

“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鲍士恭家藏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壹部，计书肆本。”首页为空白页，有“翰林院印”一方。又有“季沧苇藏书印”、“嫫庵居士”、“赵彪”等印记。可见，鲍氏藏书来自季沧苇，可谓渊源有自，但未审“嫫庵居士”、“赵彪”为何人。《四库采进书目》中《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著有此书，即此本无疑。《四库采进书目》附录二《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闰集》还著录刘时举撰《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写本。查《四库全书总目》，收刘时举撰《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入史部编年类，注明“浙江巡抚采进本”。而鲍氏进呈本入《存目》，注明“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益智录二十卷，（清）孙承泽辑，清初刻本。六册。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单边。此书不全，只存一至十五卷。书衣戳记佚去。首页有“翰林院印”。又有“北平黄氏万卷楼图书”印记。《四库采进书目》中《都察院副御使黄交出书目》有著录，为四册，盖后来改装为八册，今佚去二册。《四库全书总目》入《存目》史部传记类，注明为“副都御使黄登贤家藏本。”北平黄叔琳、黄登贤父子藏书甚富，藏书处曰万卷楼。四库馆开，登贤进书 299 种，此则其一也。

吴兴掌故集十七卷，（明）徐献忠辑，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茅献征刻本。四册。八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边。书衣有戳记：“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晋送到吴兴掌故集壹部，计书肆本。”首页有“翰林院印”。《四库采进书目》共著录四个进呈本，一是两江总督采进本，一是两淮盐政采进本，一是吴玉墀进呈本，一是安徽进呈本。《四库全书总目》将“两淮盐政采进本”收入《存目》史部地理类。所以，山东省馆所藏此本仅为进呈复本之一。

异林十六卷，（明）朱谋玮撰，明帅廷模桐城刻本。二册。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卷一首页版心下有写工刻工姓名：“南昌黄袍写，邹邦畿刻。”通篇朱笔圈点、朱墨笔批校。书衣戳记佚去。首页有“翰林院印”。又有“芭诒”、“心翼”二印。查《四库采进书目》，《异林》有两个进呈本，一是十卷本，作者为明代支允坚，两淮盐政李呈送。《四库全书总目》入《存目》子部杂家类，注明河南巡抚采进，与《四库采进书目》著录不同，不知是哪个有误。另一部是十六卷本，作者为朱睦㮮，河南省呈送。《四库全书总目》入《存目》子部小说家类，注明“河南巡抚采进本”，作者也是朱睦㮮，盖即此本。只是《四库采进书目》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作者都为朱睦㮮，与原书不同。今见原书，可证《四库采进书目》和《四库全书总目》有误。书中批校不知为何人，有“萬曆”改“萬歷”的，盖为避高宗弘曆讳，由此臆测校改者可能为四库馆臣。书中还夹有红色签条一纸，纸中间有大字墨记“朱琦”，两旁墨笔书：“此明朱谋玮《异林》十六卷，似应入类书类，与《总目》百廿八卷七页杂家存目五所收明支允坚《异林》十卷，非一书，已签彼。”朱琦为道光十五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此

书后归杨氏海源阁,1946年,随海源阁2200余部书一起入藏山东省图书馆。

经书性理类辑精要录六卷, (清)王士陵撰,清抄本。十二册。十一行二十六字,有行格,白口,四周双边。首页有“翰林院印”。书衣有戳记:“乾隆四十三年正月翰林院侍读□□□□(按:□原有字,被墨笔涂抹)交出家藏经书性理类辑精要录壹部,计书陆本。”因以锦为书衣,戳记不清。册数不符,系因后来改装所致。《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为“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但查《四库采进书目》,《侍读纪交出书目》中无记录。杜泽逊师在其《四库存目标注》中,考证此书确为纪昀家藏,“考乾隆四十三年纪昀官翰林侍读学士,‘木记□□’当即‘侍读纪昀’四字。盖书自翰林院流出时为人涂抹,以掩耳目者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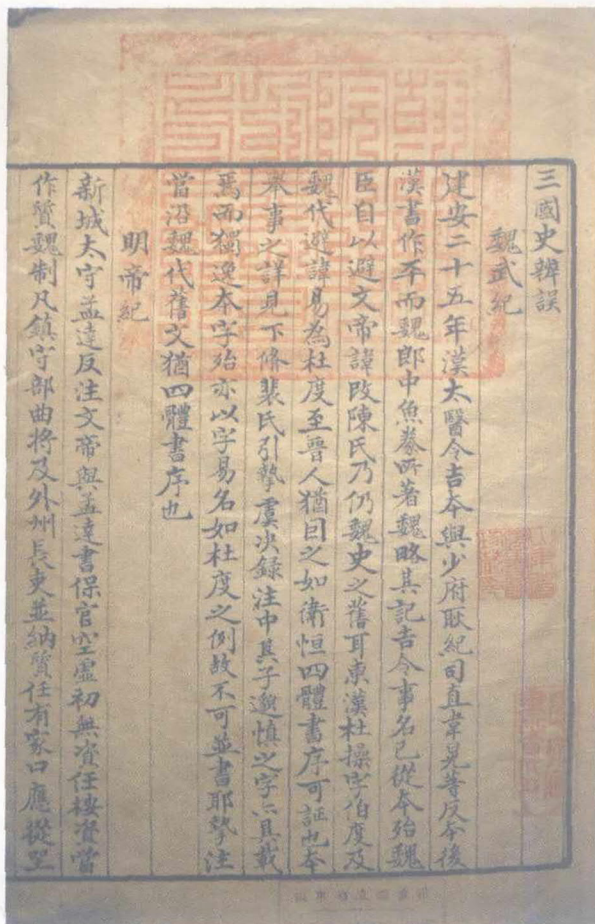
蓁竹堂稿八卷, (明)叶盛撰,清初抄本。六册。十行二十字。书衣有戳记:“乾隆三十八年七月两淮盐政李质颖送到蓁竹堂稿壹部,计书陆本。”首页有“翰林院印”。《四库采进书目·两淮盐政李续呈送书目》有著录,只此一部。查《四库全书总目》,《存目》集部别集类收,为“两淮盐政采进本”,即系此书。又有“赵氏模鬯阁收藏图籍书画印”、“赵录绩印”。系安邱赵孝陆模鬯阁藏书,亦1948年入藏鲁馆者,当时著录为“明抄本,王廉生题签。”王廉生即王懿荣,签为“明叶文庄公蓁竹堂稿”。经检核,赵氏686种善本中,有王懿荣题签者就有17部,可见,赵氏搜罗王氏藏书甚夥。赵孝陆也就是赵录绩,他的兄长赵录绰,民国间供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有条件在北京访购旧籍。此帙盖系庚子事变,王氏殉国后流出并转辗民间,为赵氏购归者。

刘蔷女士在《“翰林院印”与四库进呈本真伪之判定》一文中^②,谈到了真伪“翰林院印”的问题,对其各自的形制进行了详细描述。真者长宽尺寸均为10.35厘米,外廓宽0.95厘米,因系金属材质而四边轮廓清晰;印文方正而严整,笔划筋骨分明;印泥为内府特制,印色朱红而明净,均匀并较少走油现象。伪者尺寸为10.9厘米见方,外廓宽1.1厘米,上下略有不均,四角或有缺损;印文略显模糊,笔划或有中断之处;印色浑暗,印泥絮绒紊乱,且走油严重。根据刘蔷女士的描述,比对以上十三种进呈本的“翰林院印”,尺寸皆与真印合,当无伪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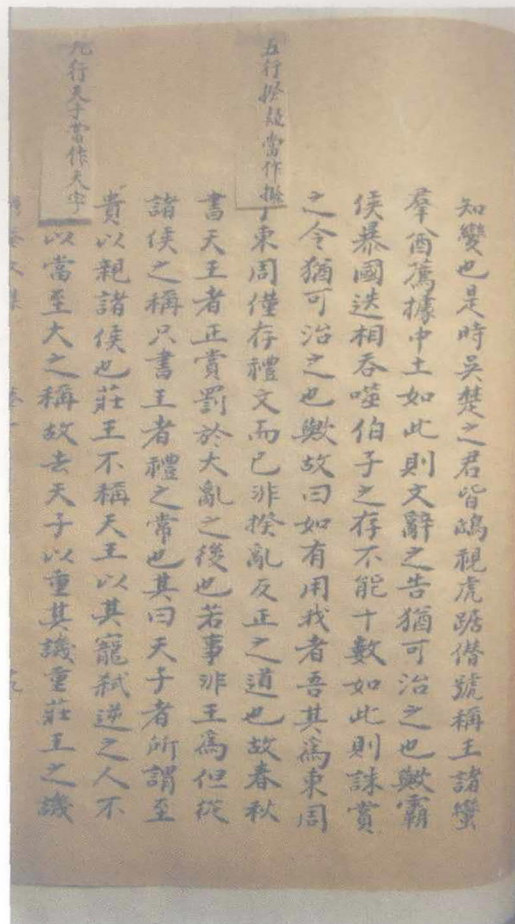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博士生

^①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519-152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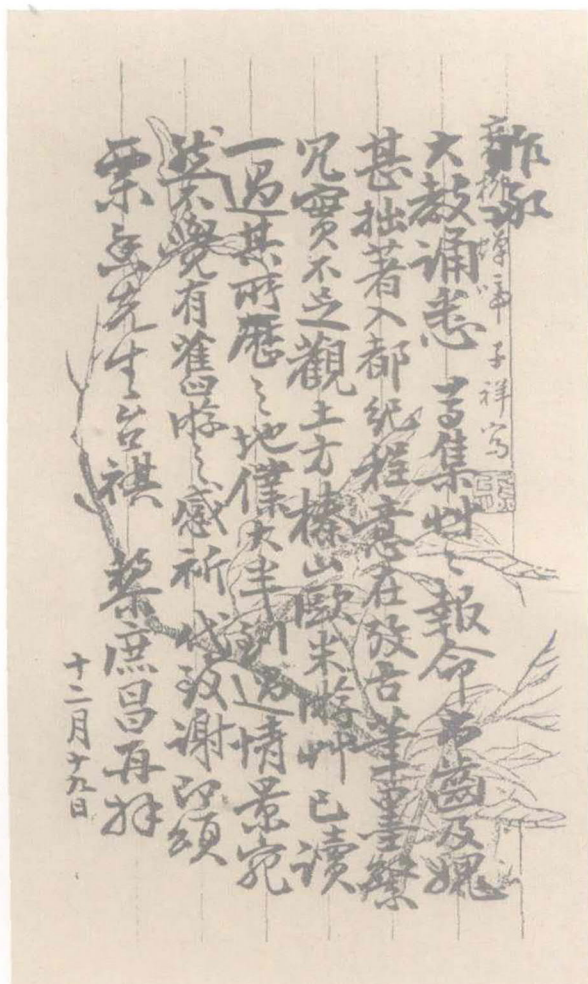
^②刘蔷:《“翰林院印”与四库进呈本真伪之判定》,《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6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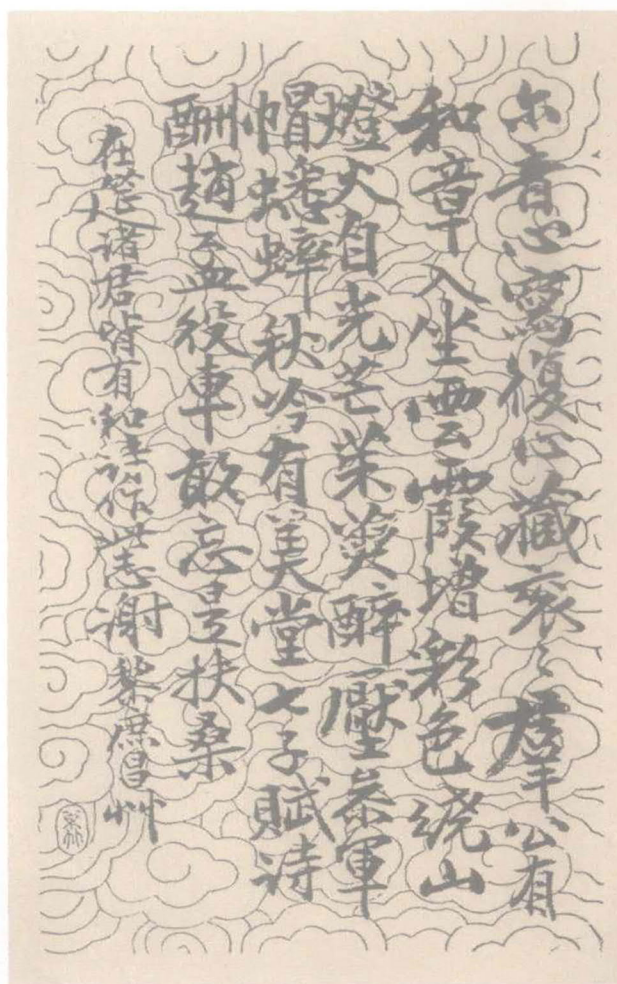
(文见第 139 页)



(文见第 140 页)



(文见第 59 页)



(文见第 68 页)